鮚埼亭集

鮚埼亭集卷第二十八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傳

陸桴亭先生傳

理學心學之分爲二也其諸鄧潛谷之不根乎夫理與心豈可歧而言乎是亦何妄如之當明之初宗朱者蓋十八宗陸者蓋十二弘治相傳各守其說而門戶不甚張也敬軒出而有薛學康齋出傳之敬齋而有胡學是許平仲以後之一盛也白沙出而有陳學陽明出而有王學是陳靜明趙寶峰以後之二盛也未幾王學不脛

而走不特薛胡二家爲其所折而陳學亦被掩波靡至於海門王學之靡已甚敬菴出於甘泉之後從而非之而陳學始爲薛胡二家聲援東林顧高二公出復理格物之緒言以救王學之偏則薛胡二家之又一盛也蕺山出於敬菴之後力主愼獨以救王學之偏則陳氏之又一盛也是時晉楚之從幾交相見要之溯其淵源而折衷之則白沙未始不出於康齋而陽明亦未嘗竟見斥於涇陽也是乃朱子去短集長之旨也耳食之徒動詆陳王爲異學若與疇昔之詆薛胡爲俗學者相報復亦不知諸儒之醇駁何在故言之皆無分寸桴亭陸先

生不喜陳王之學者也顧能洞見其得失之故而平心以論之苟非其深造自得安能若是先生之論白沙曰世多以白沙爲禪宗非也白沙曾點之流其意一主於洒脫曠閑以爲受用不屑苦思力索故其平日亦多賦詩寫字以自遣便與禪思相近或強問其心傳則答之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言未嘗有得於禪也是故白沙靜中養出端倪之說中庸有之矣然不言戒懼慎獨而惟詠歌舞蹈以養之則近於手持足行無非道妙之意矣不言覩聞見顯而惟端倪之是求則近於莫度金針之意矣其言養氣則以勿忘勿助爲要夫養氣必先集

義所謂必有事焉也白沙但以勿忘勿助爲要失却最上一層矣然白沙本與敬齋俱學於吳氏皆以居敬爲主白沙和此日不再得詩曰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是也后來自成一家始以自然爲宗而敬齋則終身無所轉移是以有狂狷之分也其實白沙所謂自然者誠也稍有一毫之不誠則粉飾造作便非自然而或者以率略放達爲自然非也其論陽明曰陽明之學原自窮理讀書中來不然能以一悟安得六經皆湊泊但其言朱子格物之非謂嘗以庭前竹子試之七日而病是則禪家參竹篦之法元非朱子

格物之說陽明自誤會耳蓋陽明少時實嘗從事於禪宗而正學工夫尚寡初官京師雖與甘泉講道非有深造居南中三載始覺有得而才氣過高遽爲致良知之說自樹一幟是後畢生under掌軍旅之中雖到處講學然終屬聰明用事而少時之𤼵處難忘亦不免逗漏出來是則陽明之定論也要之致良知固可入聖然切莫打破敬字乃是壞良知也其致之亦豈能廢窮理讀書然陽明之意主於簡易直捷以救支離之失故聰明者喜從之而一聞簡易直捷之說則每厭窮理讀書之繁動云一切放下直下承當心粗胆大祇爲斷送一敬字不

知即此簡易直捷之一念便已放鬆脚根也故陽明在聖門狂者之流門人昧其苦心以負之耳其論整菴曰陽明講學在正德甲戌乙亥之間整菴困知記一書作於嘉靖戊子己丑之際整菴自謂年垂四十始志學正陽明講學之時也其後致良知之說遍天下而整菴之書始出然則非陽明講學則整菴將以善人終其身而是書且不作朋友切磋之功其可少哉整菴四十志道年踰八十而卒四十餘年體認深切故其造詣精粹然其論理氣也不識理先於氣之旨而反以朱子爲猶隔一膜則是其未達也陽明工夫不及整菴十分之五整

菴才氣不及陽明十分之五于整菴吾恨其聰明少於陽明吾恨其聰明多其論白沙弟子曰甘泉隨處體認天理即所謂隨事精察也而陽明以為求之於外此是陽明之誤也然讀甘泉之集未見其體認得力處也而門戶之盛則實始於甘泉前此儒者大都質過於文行過於言其氣象相似敬軒而後如二泉如虛齋涇野莊渠無不然者甘泉始有書院生徒之盛游談奔走廢棄詩書遂開陽明一派東林繼統欲救其弊而終不能不循書院生徒之習以致賈禍此有明一代學術升降之關莊渠之學粹矣而不闢其替人者以不立門戶耳然

以視夫書院生徒之盛而反以敗壞其師傳則不若務其實不務其名者之勝也故觀於方山之不肯附於講學可以見當時講學之風之日下矣其論陽明弟子曰姚江弟子吾必以緒山爲巨擘其序傳習錄曰吾師以致知之旨開示來學學者躬修嘿悟不敢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今師亡未及三紀而格言微旨日以淪晦豈非吾黨身踐之不力而多言有以病之耶此蓋爲龍谿而發而救正王學末流之功甚大緒山當日雖以天泉之會壓於龍谿然不負陽明者緒山也終背陽明之教者龍谿也又嘗謂學者曰世有大儒決不別立宗旨

辟之大醫國乎無科不精無方不備無藥不用豈有執一海上方而沾沾語人曰舍此更無科無方無藥也近之談宗旨者皆海上方也凡先生思辨錄所述上自周漢諸儒以迄於今仰而象緯律歷下而禮樂政事異同旁及異端其所疏証剖晰蓋數百萬言無不辨且醇予不能盡舉也其最足以廢諸家紛爭之說而百世俟之而不易者在論明儒顧明史儒林傳中未嘗採也予故撮其大略於此篇桴亭先生姓陸氏諱世儀字道威明南直隸蘇州府太倉人也少嘗從事於養生之說而喜之有所得矣既而翻然曰是其於思慮動作皆有禁甚

者涕唾言笈皆有禁凡皆以秘惜此精神也如此則一廢人耳縱長年何用乃亟棄之作格致編以自考曰敬天者敬吾之心也敬吾之心如敬天則天人可合一矣故敬天為入德之門及讀薛敬軒語錄云敬天當自敬心始嘆曰先得我心哉自言於性學久而始融初見大意於丙子丁丑間而了然於丙午丁未後蓋三折肱矣世之略見者恐言之太易也初四明錢忠介公牧太倉一見卽奇之曰他日必以魁儒著張受先謂之曰講學諸公寥寥矣蕺山其今日之碩果乎曷與我往叩之先生擔簦從之受先不果而止終身以為恨因與同志之

士陳言夏反覆致精流寇之患日甚先生謂平賊在良
將尤在良有司宜大破成格凡進士舉貢監諸生不拘
資地但有文武幹畧者亟與便宜委以治兵積粟守城之事
有功即以爲其地之牧令如此則將兵者所至皆有呼
應今拘以吏部之法重以賄賂隨人充數是賣封疆也
時不能用國亡嘗上書南都不用又嘗叅人軍事既解
鑿池寬可十畝築亭其中不通賓客榜亭之名以此風
波既定至四明哭忠介歸家始應諸生之請庚子講於
東林已而講於毗陵復歸講於里中當事者累欲薦之
力辭不出諸生嘗問知行先後之序曰有知及之而行

不逮者知者是也有行及之而知不逮者賢者是也故未可以槩而論之及其至也眞知卽是行眞行始是知又未可以歧而言之聞者無不嘆服浙之西安葉靜遠載山高弟也千里貽書討論先生書曰證人尚有緒言吾得慰未見之憾矣予惟國初儒者曰孫夏峯曰黃梨州曰李二曲最有名而桴亭先生少知者及讀其書而嘆其學之邃也乃仿溫公所作文中子傳之例采其粹言爲傳一篇以爲他日國史底本

萬貞文先生傳

貞文先生萬斯同字季野學者稱爲石園先生鄞人也戸部郎泰第八子少不馴弗肎帖帖隨諸兄所過多殘滅諸兄亦忽之戸部思寄之僧舍已而以其頑閉之空室中先生竊視架上有明史料數十冊讀之甚喜數日而畢又見有經學諸書皆盡之既出因時時隨諸兄後聽其議論一日伯兄斯年家課先生欲豫焉伯兄笑曰汝何知先生答曰觀諸兄所造亦易與耳伯兄驟聞而駴之曰然則吾將試汝因雜出經義目試之汗漫千言俄頃而就伯兄大驚持之而泣以告戸部曰幾失吾弟戸部

亦愕然曰幾失吾子是日始爲先生新衣履送入塾讀書逾年遣請業於梨洲先生則置之絳帳中高坐先生讀書五行並下如決海堤然嘗守先儒之戒以爲無益之書不必觀無益之文不必爲也故於書無所不讀而識其大者康熙戊午

詔徵博學鴻儒浙江巡道許鴻勳以先生薦力辭得免明年開局修明史崑山徐學士元文延先生往時史局中徵士許以七品俸稱翰林院纂修官學士欲援其例以授之先生請以布衣參史局不署銜不受俸總裁許之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覆審先生閱畢謂侍者

曰取某書某卷某某葉有某事當補入取某書某卷某葉某事當參校侍者如言而至無爽者明史稿五百卷皆先生手定雖其後不盡仍先生之舊而要其底本足以自爲一書者也先生之初至京也時議意其專長在史及崑山徐侍郎乾學居憂先生與之語喪禮侍郎因請先生纂讀禮通考一書上自國卹以訖家禮十四經之箋疏廿一史之志傳漢唐宋諸儒之文集說部無或遺者又以其餘爲喪禮辨疑四卷廟制折衷二卷乃知先生之深於經侍郎因請先生遍成五禮之書二百餘卷當時京師才彥霧會各以所長自見而先生最闇淡然

自王公以至下士無不呼曰萬先生而先生與人還往其自署祇曰布衣萬斯同未嘗有他稱也安溪李厚菴最少許可曰吾生平所見不過數子顧寧人萬季野閻百詩斯真足以備石渠顧問之選者也先生爲人和平大雅而其中介然故督師之姻人方居要津乞史館於督師少爲寬假先生歷數其罪以告之有運餉官以棄運走遁死其孫以賂乞入死事之列先生斥而退之錢忠介公嗣子困甚先生爲之營一衿者累矣卒不能得而先生未嘗倦也父友馮侍郎躋仲諸子沒入勳衛家先生贖而歸之不矜意氣不事聲援尤喜奬引後進惟

恐失之於講會中惓惓三致意焉蓋躬行君子也卒後門人私謚曰貞文所著有補歷代史表六十四卷紀元會考四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南宋六陵遺事二卷庚申君遺事一卷河源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鼓文考四卷文集八卷而明史稿五百卷讀禮通考一百六十卷別爲書今其後人式微多散佚不存者先生在京邸携書數十萬卷及卒旁無親屬錢翰林名世以弟子故衰經爲喪主取其書去論者薄之予入京師方侍郎靈皐謂予曰萬先生眞古人予所見前輩諄諄教人爲有用之學者惟萬先生耳自先生之卒蕺山證人之緒不

可復振而吾鄉五百餘年攷媿厚齋文獻之傳亦復中絕是則可爲太息者矣

先生之志姚人黃百家閩人劉坊吳人楊无咎皆爲之黃志最覈其後方侍郎爲之表則尤失考據至謂先生卒於浙東斯言不見本表而見於梅定九墓文中則是侍郎身在京師乃不知先生之卒于王尚書史局中而曰欲弔之而無由其言大可怪侍郎生平於人之里居世系多不留心自以爲史遷退之適傳皆如此乃大疎忽處也又謂先生與梅定九同時而惜先生不如定九得邀日月之光以爲狀沒則尤大謬先生辭徵者再

東海徐尚書亦具啟欲合以翰林院纂修官領史局而以死辭之葢先生欲以遺民自居而即以任故國之史事報故國較之遺山其意相同而所以潔其身者則非遺山所及況定九乎侍郎自謂知先生而為此言何其疎也先生嘗言遺山入元不能堅持苦節爲可惜

劉繼莊傳

劉繼莊者名獻廷字君賢順天大興縣人也先世本吳人以官太醫遂家順天繼莊年十九復寓吳中其後居吳江者三十年晚更遊楚尋復至吳垂老始北歸竟反吳卒焉崑山徐尚書善下士又多藏書大江南北宿老爭赴之繼莊遊其間別有心得不與人同萬隱君季野於書無所不讀乃最心折於繼莊引參明史館事顧隱君景范黃隱君子鴻長於輿地亦引繼莊參一統志事繼莊謂諸公攷古有餘而未切實用及其歸也萬先生尤惜之予獨疑繼莊出於改步之後遭遇崑山兄弟而

卒老死於布衣又其栖栖吳頭楚尾間漠不為枌榆之念將無近於避人亡命者之所為是不可以無稽也而竟莫之能稽且諸公著述皆流布海內而繼莊之書獨不甚傳因求之幾二十年不可得近始得見其廣陽雜記於杭之趙氏蓋薛季宣王道甫一流嗚呼如此人才而姓氏將淪於狐貉之口可不惜哉繼莊之學主於經世自象緯律歷以及邊塞關要財賦軍器之屬旁而岐黃者流以及釋道之言無不留心深惡雕蟲之技其生平自謂於聲音之道別有所窺足窮造化之奧百世而不惑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字母入而參之以天竺

陀羅尼泰西蠟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直等音又證之以遼人林益長之說而益自信同時吳修齡自謂蒼頡以後第一人繼莊則曰是其於天竺以下書皆未得通而但略見華嚴之旨者也繼莊之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爲韻本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陰陽卽上下二平共十聲而不歷喉腭舌齒脣之七位故有橫轉無直送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爲諸韻之宗而後知泰西蠟頂話女直國書梵音尚有未精者以四者爲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伏音送音變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爲東北韻宗一爲西

南韻宗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於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爲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爲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嘗聞康甲夫家有紅毛文字惜不得觀之以合泰西蠟頂語之異同又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乃取新韻譜爲主而以四方土音塡之逢人便可印正蓋繼莊是書多得之大荒以外者囊括浩博學者驟見而或未能通也其論向來方輿之書大抵詳于人事而天地之故槩未有聞當於疆域之前別添數則先

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爲主定簡平儀之度制爲正切線表而節氣之後先日蝕之分杪五星之陵犯占驗皆可推矣諸方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桃李臘月已開而吳下梅開於驚蟄桃李開於淸明相去若此之殊今世所傳七十二候本諸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今之中原已與七國之中原不合則歷差爲之今於南北諸方細考其氣候取其核者詳載之爲一則傳之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諸方山水之向背分合皆當按籍而

列之而風土之剛柔暨陰陽燥濕之徵又可次第而求矣諸方有土音又有俚音蓋五行氣運所宣之不同各譜之為一則合之土雅則諸方人民性情風俗之微皆可按而見矣此固非一人所能為但發其凡而分觀其成員亦古今未有之奇也其論水利謂西北乃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於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劉石雲擾以訖金元千有餘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為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為民利乃為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瀦無道可行人固無如

水何水亦無如人何處學士始奮然言之郭太史始毅然行之未幾竟廢三百年無過而問者有聖人者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足食教化可施也西北水利莫詳於水經酈注雖時移勢易十猶可得其六七酈氏畧於東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當詳正在西北欲取二十一史關於水利農田戰守者各詳考其所以附以諸家之說以爲之疏以爲異日施行者之攷證又言朱子綱目非其親筆故多迕而不切而關係甚重者反遺之當別作紀年一書凡繼莊所撰著其運量皆非一人一時所能成故雖言之甚殷而難於畢

業是亦其好大之疵也又言聖王之治天下自宗法始無宗法天下不可得治宜特爲一書以發明之是則儒者之至言而惜其書亦未就予之知繼莊也以先君先君之知繼莊也以萬氏及余出遊於世而繼莊同志如梁谿人王崑繩皆前死不得見即其高弟黃宗夏亦不得見故不特繼莊之書無從踪跡而逢人問其生平顛末亦無知者因思當是時安溪李閣學最留心音韻之學自謂窮幽探微而絕口不道繼莊與修齡咄咄怪事絕不可曉何況今日去之六七十年以後□□□并其出處本末而莫之詳益可傷矣近者吳江徵士沈彤獨爲

繼莊立傳蓋繼莊僑居吳江之壽聖院最久諸沈皆從之遊及其子死無後即以沈氏子爲後然其所後子今亦亡矣故形所爲傳亦不甚詳若其謂繼莊卒年四十八亦恐非也繼莊弱冠居吳歷三十年又之楚之燕卒死於吳在壬申以後則其年多矣蓋其人蹤跡非尋常遊士所閱歷故似有所諱而不令人知形蓋得之家庭諸老之傳以爲博物者流而未知其人予則雖揣其人之不凡而終未能悉其生平行事乃即據廣陽雜記出於宗夏所輯者畧求得其讀書著書之槩因爲撮拾而傳之以俟異日更有所聞而續序之

予又嘗聞之萬先生與繼莊其在徐尚書邸中萬先生終朝危坐觀書或瞑目靜坐而繼莊好遊每日必出或兼旬不返歸而以其所歷告之萬先生萬先生亦以其所讀書証之語畢復出故都下求見此二人者得侍萬先生爲多而繼莊以遊罕所接時萬先生與繼莊各以館脯所入抄史館秘書連甍接架尚書旣去官繼莊亦返吳而萬先生爲明史館所留繼莊謂曰不如與我歸共成所欲著之書萬先生諾之然不果繼莊返吳不久而卒其書星散及萬先生卒於京其書亦無存者繼莊平生講學之友嚴事者曰梁

谿顧盼淵衡山王而農而尤心服者曰彭躬菴以予觀之躬菴尚平實而繼莊之恢張殆有過之惜乎不得盡見其書以知其人更二三十年直泯沒矣世有如晁子止陳直卿者倘附存其新韻譜之目而以予所述其書之大意志於其後猶可慰繼莊於身後也

繼莊書中所述　大兵征俄羅斯及王輔臣反平涼文俱極可喜

繼莊之才極矣顧有一大不可解者其生平極口許可金聖嘆故吳人不甚知繼莊間有知之者則以繼莊與聖嘆並稱又咄咄怪事也聖嘆小才耳學無根

柢纔莊何所取而許可之乃以萬季野尚有未滿而心折於聖歎則吾無以知之然纔莊終非聖歎一流吾不得不爲别白也

蓬萊王孝子傳

山左學使者羅君竹園示予蓬萊王孝子事跡士之甚大之甚君曰先生曷以文發之作王孝子傳

王恩榮者字仁菴山東登州府蓬萊縣人也爲人原慤而深挺貌修骨聳造次不能以文自達蓬萊縣小吏尹奇强性險猾頗以巫醫之術有寵於官恩榮父永泰因貿產與角口被毆中要害立死時恩榮甫九歲祖母劉氏年高門戸耎弱訟之官不得直僅給埋瘞銀十兩祖母內傷自縊恩榮母劉氏健婦也瘗其姑葬厝永泰棺于市僦屋其旁居之大書曰豎子殺爾父者誰也泣血

三年病甚呼恩榮至榻前授以官所給銀曰汝家以三
喪易此海枯石爛存此志恨不可忘也豎子識之恩榮
旣洊罹大事家盡落依舅以居厲志讀書稍長補諸生
誓於父柩前讐仇以斧自隨其舅患之誘居長山島中
禁勿令出因諭之曰豎子之志固當但殺人者死是國
法也爾父之鬼餒矣恩榮流涕聽命恩榮晝取史記伍
子胥白公列傳朗讀讀已痛哭夜靜焚香長跪告天絮
語達旦時或困勸假寐輒連聲魘厭大呼怨家在此年
二十八舉子辭于舅曰可矣遂行踰月忽遇奇強于道
揮斧急擊稍遠不中乃投以石仆地道旁人爭抱持之

得免苛强諱不言褢足不出一月偶獨立門首又爲恩榮所見直前斫中其首帽厚偏引至耳扶傷脫走其家奔訴于官時已年遠吏胥案牘概無可証恩榮出母故所弃銀陳之訟庭硃批爛然旁以血書鈐之縣令歎曰至性人也何不幸而遇此吾欲尼爾則傷終天之恨吾欲聽爾則違累赦之條周禮調人之法具在各爲趨避已耳恩榮于是噭然而哭縣令亦哭堂廡內外觀者盡哭恩榮既再舉不得苛强亦遠遁棲霞相隔八年適蓬萊縣人有患病者力延苛强禱治苛强亦以事久稍安入城過一小巷四顧無人方裴回間俄而恩榮突出扼

之奇強皇窘伏地乞哀恩榮謂之曰吾父遲爾久矣遂
劈其腦腦裂以足連蹴其心而絕於時見者驚出不意
相率前擁恩榮恩榮笑曰豈有白日殺人乃畏死者遂
自縶赴縣會奇強家訟當日永泰故自縊非毆死縣令
欲開棺驗視恩榮請曰小人已有子矣寧抵死不忍再
暴父骸以受毀折叩頭出血縣令惻然乃為博問于介
衆皆曰恩榮言是遂逕詳法司法司議曰古律無復仇
之文然查今律有殺擅行凶人者予杖六十其即時殺
死者不論是未嘗不教人復仇也恩榮父死之年尚未
成童其後疊殺不遂雖非即猶即矣況其視死如飴激

烈之氣有足嘉者相應特予開釋復其諸生即以原貯埋葬銀還給尹氏以章其孝且將具題旌禮恩榮之舅聞之見有司曰豎子求見其父母耳夫人遭奇禍以要旌門式閭之榮又何忍奚法司嘆曰汝亦賢者也遂止而祀其母於祠時康熙四十八年也其時莅恩榮事者撫軍則中吳蔣陳錫提學則北平黃侍講叔琳與滇南李觀察發甲云

全子曰恩榮年六十餘猶爲諸生以目眚乞休于竹園蓋故泣血時所成疾也東人所作恩榮詩文劇多類拉雜難上口嚮不如法司讞語歷落可喜予因別撰一通

以貽之

董永昌傳

董永昌雩字山雲一字復齋諸生應遵孫也由太學生知房縣累官知永昌府致仕子箾嘗請予表其墓竊嘆其歷官所至有古循吏風然不特進取未遂且以此罷官不特天下之人莫有知之者并吾鄉之人亦不知世無孫可之彼何易于輩固應沉屈茲錄隱學書屋詩乃撮其大節于左永昌之知房縣也房在鄖之萬山中十三家餘孽安集未久井竈蕭然先是房之田分三等其賦以是爲差及亂後阡陌荒蕪有司招民以墾其時民所墾者上中二等之田而所報者下等之賦牧守志在

勞來不加詰也至是有　詔令長吏募民墾荒其能盡地力者得書上考荆襄鄖郢之間有司各踊躍從事而房縣獨闇然牧守疑之以問永昌則對曰小民貪一時之利不顧後來之患今房之所未墾者下等磽瘠石田耳墾之所入甚少而其賦額之在藩司者皆上等課也且將不償所出下官已召耆老戒無妄動矣孟子以闢草萊爲有罪者此類是也牧守不以爲然笑曰吾儕居官傳舍耳但得書上考以去何鰓鰓過慮爲而永昌終力持之得止嗚呼由此後三十年特節開府大臣河東王士俊廣西金鉷所爲觀之耰鋤遍于境內之沙礫其强

民以田也如驅之出兵者然卒為中州南土之大患一
民報墾竭其故田之所入以充其新田之賦尚為不足
而新田終于不毛然後知永昌之所見者早惜其僅持
之彈丸之地不得以此論關之當宁也荆門大盜誣房
民以與謀及密訪之則荆門之吏役私令其多所連染
以為羅織計而房民實不豫然已關之憲司非所能抗
乃遣房吏銜之行既出境辭荆門之吏而遣之其人遂
挈家十餘口入蜀避之其仁心惠政有出於成例之外
多如此其同知永昌也遮放猛卯二土司爭界制府檄
往訊之瘴氣方蒸雖本土吏胥皆請稍緩之土官亦意

使者之必不遽至也永昌謂事久或成變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勢難畏縮遂慨然而行卒亦無恙前此所未有也其同知萊州也昌邑素困大水乃濬其河捐貲築長堤于縣南以捍之遂絕水患及去萊人老幼祖送不絕于道其知永昌也僅七月而解組是時制府議開孟迺銀山下其檄于府永昌謂孟迺乃土司若開山則勢必遣大衆旣遣大衆勢必淩蠻戶而金刀所在漢人與蠻戶必有互相攘竊之事且成亂階以書力爭制府頗不喜會六月市中米價驟涌民多死者金齒文移至行省往返需六旬嘆曰吾不能待請而行矣乃以便宜

發倉平糶并借施而之穀以給之而飛騎請擅行之罪於制府果遭嚴譴然無過可指乃以年近七十年老不及去官蓋猶以前議也既而制府亦頗知孟迺之不可輕入稍悔之得中止且深嘆𢡟久而

天子亦有原官致仕之命論者謂其時制府固賢者非竟屬時風衆勢𨁂𨁂之徒也開礦爲明神廟時屬政不可行于中土者何況番部至於便宜施賑乃汲長孺所以見知于武帝而今以之罹咎不亦可爲太息乎然永昌雖以此去官而卒能感悟制府遏其議而不行是則身雖去而言得用亦可以無恨矣永昌少隨萬徵君季

野遊得闘證人之教所謂儒者之得力蓋在此乎其詩不事修飾稱情而出仲子寄季子宿皆與予善永昌之殁去今不十餘年諸子貧甚其淸操又可知也

鮚埼亭集卷第二十九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論

孫武子論

眉山蘇子謂孫武用兵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起言兵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書詞約意盡然起用於魯破齊用於魏制秦入楚則楚霸而武之所爲乃如此書之不足信固矣全子曰蘇子之言可謂獨具論世之識者然吾尚惜其言之未盡夫孫子亦安知兵今世人之所共稱莫如以軍令斬吳王寵姬二事不知此

乃七國人所傳聞而太史公誤信之者夫吾亦何以知其斬龍姫之誣蓋卽於入郢之師知之當吳人之大舉也楚之來相拒者爲子常斯其人如沐猴而冠而又罷於奔命之餘以遇常勝之師兵未交而膽巳落其可以賀戰勝也固以盡人知之若孫子之師律則未見其有可恃也方夫槩王之獨出也大類晉河曲之趙穿使其一擲則事且未可知然雖幸而得捷而師律巳紊寡君之貴介弟遂有翹然自喜之心卒之首僨於秦者亦夫槩而竊歸自立之禍起焉夫始則擅發而武不能禁繼則竊歸而武不及知古所謂大將之師其進如風其止

如山者不如是矣雞澤之會不過以玉帛相見者也揚干亂于曲梁則魏絳戮其僕雖嬰悼公之怒弗之卹也晉是以能繼霸況當兩軍對壘而軍法乃爾吾不知孫子斬姬之刃果安在也且夫掃境以出不虞於越之乘于虛貪前進而忘後患也決漳水以灌紀南決赤湖水以灌郢棄生靈以博一日之勝是豨突之徒也唐侯在軍國已爲秦所滅何桀驁之疎也子期焚其營而不能避可以見營壘之無法也子蒲子虎在當時非名將孫子之過之也飆累北焉然則前此五戰之威特以子常之故耳從來成敗之難言也其敗者未必無嘉謀而或

坐失其機成者未必皆廟算而或會逢其適彼左司馬之請首尾夾擊眞兵法也向使當其前者或有子期兄弟一人在焉吳其殆哉左氏春秋內外傳紀吳事亦頗詳然絕不一及孫子即越絕諸書出於漢世然亦不甚及孫子故水心疑吳原未嘗有此人而其書其亦皆縱橫家之所偽爲者可以補七略之遺破千古之惑至若十三篇之言自應出於知兵者之手不可拔之以責孫子之不售也

平原君論

平原君受馮亭之邑致喪師於長平太史公以爲利令智昏不覩大體全子曰此成敗論人之言也從來地有所必爭與王定霸必先據形勝之區太行天下之脊而上黨最爲要害勁兵出焉杜牧之謂其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跨河朔以秦晉而相爭乃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地也而不百里而至邯鄲於趙尤密故蘇厲嘗謂上黨入秦則勾注之南羊腸之西皆非趙有而樊餘謂韓拔上黨以臨趙即羊腸以上危方韓之急也信陵嘗極言於魏謂宜通上黨於共甯以爲三晉計然則

魏尚知之而况其近於魏者秦之所以必得此而甘心者亦以虜括三晉機關全係乎此非徒以爭一日之勝也夫以唇齒之區適當存亡之會敵空國而爭之吾拱手而讓之雖至愚者不甘且秦之爲虎狼也亦復何厭之有卽使趙人閉關不出坐聽收十七城市之邑秦人瞰知其無能爲鼓戰勝之餘威以蕩其席卷之全勢朝發上黨暮臨邯鄲當此之時何必不爲馮亭所笑也况是時趙以藺相如廉頗中振之餘兵力求辟海內之望猶在乎趙仗大順以撫來歸之民此霸者之事也趙之所以幾於亡國而不復振者不在受馮亭而在用趙括

然固非平原之過也平原君於澠池之會因白起小頭
而面銳以卜其斷瞳子白黑分明以卜其明視瞻不轉
以卜其強可與持久難與爭鋒何知白起之深也又謂
廉頗爲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野戰非其所長持
久足以當之何知廉頗之深也然則應侯反間之計蓋
豫知平原之言而撓之者使孝成王能塞讒慝之口終
始勿貳四十餘萬節制之師堅壁清野以逸待勞雖有
輸攻其何能以破壘守乎頓兵深入乃軍家之所深忌
欲進不能欲退不得情見勢屈釁隙形焉是役勝而秦
人詘六國之從一將譽應可以復見主父之雄風矣馮

亭以下邑之守力所不支猶且義不降秦及其敗也以身殉之斯其人亦志士也說者以為嫁禍彼亦復何憾於趙而必誤之且使趙不易將則亦何禍之有哉平原洞然見兩將之才如質諸掌斯其知人不在信陵之下未可以失于毛公薛公而遽譏之至於秉金既施反間遂成其於用趙括也不特大逆其意亦必力爭之而不得也彼平陽之徒惴惴焉但以退縮為事而豈知規橅天下固非懦夫之所知今反以其言為中是所謂耳視而目聽者也後世之人亦或知長平之敗由於易將而至於上黨之必不可棄則未有見及之者不觀唐末乎

并汴虎視無歲不權鬬于山東者爭澤潞耳故存孝叛
而晉陽孤丁會降而河中阻

四皓論

温公修通鑑其於四皓僅取說建成侯呂澤之之語而謂其餘見於史記者爲誣朱子以爲不然金子曰温公之見是也高祖之在位也日不暇給其求賢之詔不過曰天下賢士大夫有能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而已斯其言甚陋且無求賢之眞意而謂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其爲處士張大之詞固不必問且留侯旣知四人之足以安太子則當高祖擊黥布時謂子房雖病爲我彊臥傅太子是時四人已在東宮留侯何不竟言於上曰太子尊賢禮士天下歸仁如陛下所不能致之四人且

來從之陛下委以保傅之任必能調護元良翼安關輔如是則太子自安又寧待高祖破布還愈欲易太子而始見此四人者何其遲而拙也四人既為太子出也商山之芝比諸小草不一年而高祖崩太后酖趙王彘戚姬惠帝遂為淫樂不視政事漢業以衰其時四人安在耶四人而非賢人則可四人而賢人也安有國事至此而無一言匡之者倘謂惠帝定位四人遽去亦何所見而去耶四人欲終守介石則惠帝非不世出之君即不必來既來矣惠帝非不可事之君即不必去然則其進退皆無所據也故曰此四人者不過求官旅進旅退之

客偶有說建成侯之一節而後人從而張大之者也吾聞是時也有淮陽應耀者被徵獨不出時人爲之語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其言諒哉且卽其說建成也亦中智以下之見四人之不敢使太子監軍者鑒申生之禍也是時太子情事固與申生不同申生在晉驪姬之毒已成無功固死有功亦死高祖之欲易儲固牽於母愛子抱之私而亦頗以太子柔弱恐其難任大事故有取於趙王之類已戚氏之妖不如驪姬高祖之明豈比晉獻四人果有不世之材輔太子而東隸以灌嬰樊噲之徒一戰而收黥布則太子安有失位之恐乃必怵

於諸將之不受節度或至僨軍必欲高祖之扶疾親將是明示之以懦不堪任也四人之才亦僅矣總之高祖雄主也區區呂后服淡攻苦之舊不足以杌其心而無如大臣自留侯而下輸心太子是則眞所謂羽翼者也故其使周昌相趙王則大計已定矣舉漢廷之將相不足以羽翼太子而必待此四人者何其愚也楊維楨曰四人安得出山之易殆留侯以其贋者詭高祖則徒重觀此四人者而謂留侯與太子敢於此而欺其君父留侯可誅太子亦豈可易也

劉揚優劣論

胥史范喬列傳其與人論劉向揚雄才學優劣以爲向定一代之書正羣編之籍使雄當之故非所長予謂向之優於雄固也喬之所以定其優則非方雄待詔承明未央之廷未嘗有校定秘書之命固未可懸揣其不能況向之優於雄者在其忠貞大節而不在區區著述之間若喬所言非特向能之卽歆亦能之也可謂向優於雄是亦可謂歆優於雄也夫譙周之通知五經何如王平之僅識數字使向僅以讎正羣籍畢其生平則其優於雄者亦僅矣凡後世之議向者有三其實皆不足以

畀向謂其嘗以淮南鴻寶之術得罪耶此特向少年信道未篤之過後世大儒亦有泛濫於異端而其後翻然知所轉移者何得於向獨以此槩其終身也其以洪範傳五行也尚書大傳五行之說固多駁然漢大儒如董仲舒亦時言之蓋伏氏之說雖不醇而其意則欲人君建皇極以撫辰使沴伏不開而禨祥可泯借此以爲廟堂監戒其與緯候之言天道正懸殊也夏侯勝以洪範諫海昏則霍光爲之動色是固格君者所不棄也向仕於成哀昏亂之世文母之孽已成高廟衣冠殆將不守三朝宗室必切於維城之寄而力不能扶欲以傳經

之學感悟其君艮亦苦矣生其後者執成說以律之何其固也故予嘗謂洪範之說因事進規其志存乎彌縫匡救其視孟子與齊王說詩斷章取義將順而掖之於善者實同又或謂其所著新序說苑記事多不足據則誠有之此乃秦火之後舊籍無稽據傳聞之異詞而著之書非學術之疵也夫是三者既皆不足以累向則向之所學甚正所操甚偉西京儒者自董仲舒外莫之逮也其閎通博雅特餘事耳且向以新都之禍作五行傳以王趙丁傅之禍作列女傳是皆所謂以經術經世務者也雄以艱深文其淺陋且自比於周公孔子而實則

摹擬桐如而未能可謂妄矣乃世之論者反推雄爲大醇其甚者擬之箕子之明夷而反於向嘵嘵焉果何說與喬能知向之優而不知其所以優則甚矣論定九等人物而是非不謬於聖人之難也

龔壯論

晉巴西處士龔壯父叔皆爲李特所害壯誓不除服以期報讐卒令李壽盡殺特支屬勸壽稱藩於晉壽初許之既而負約不從遂自稱耳聾手不能制物終身不至成都全子曰偉哉壯之行也從來忠孝難以兩備壯之盡孝而兼盡忠是難能也雖然吾竊惜之君子遭人倫之厄不可以亂濟亂特驤兄弟擾亂西土盜竊岷峩之險以稱大號天厭其毒使其一門自相屠薙但壯之所以行其志者不當假手於壽夫壯欲報父叔之讐而使壽滅絕倫紀盡屠薙其世父之骨肉以成之是壯獨有

其父叔之讐而人不必有也壯欲爲晉復岷峨之地而使壽篡奪其君以成之是壯獨有其君而人不必有也如此則天下之亂將無已時雖事會之來不無行權濟變之日然陷人於惡以成吾志則不可壯爲晉室之忠臣龔氏之孝子俱無媿矣其於李氏則雖不仕於壽而已豫其篡弒之謀挾以聖賢之義終有所不安也當是時班期越壽漢之世業如奕棋略陽蔚社於是衰替而晉之庾亮兄弟方擁強兵在荊襄有志恢復涼州張氏乃心王室以壯之才何圖不就曷不遂結國中豪傑以爲內主遥詣建康具陳李氏蕭牆崩析之狀願得一旅

以當前驅別遣人約西涼刻日大舉則漢之亡不待桓溫之行也然後盡取特驤之子孫手刃之以復讎功成辭爵歸老三巴豈不堂堂乎丈夫哉且徼一時之天幸以成不測之功此危道也設當日壽之事不就則必死死而或連染於壯則且負逆黨之名不可復湔後世誰更諒是心者不特家國情事之不遂也卽曰壯之才足以置其身於神明莫測之區不患其不遂而導人之不孝以成吾孝導人之不忠以成吾忠恐不可以爲後世法嗟乎六朝板蕩其如壯者有幾人而在蜀則譙登而後來之見也吾言其亦責備賢者之意而已

帝在房州史法論

唐沈既濟駁吳兢史以爲中宗既廢之後嘗每年書曰帝在房州范淳夫用其例曰春秋公在乾侯之比也朱徽公謂淳夫愛是說於伊川不知孫之翰已先之矣且不特之翰朱元憲公紀年通譜又先之矣顧程沙隨曰何不以敬王之例書居而引諸侯之託於他國者其諸攷春秋而未熟者與沙隨與徽公同時乃徽公未得聞其說王厚齋是之近人何義門尤以爲精審予則以爲既濟固非沙隨亦未核也敬王與子朝爭位敬王嘗立不勝而居於翟泉耳固非有廢敬王而錮之者也非中

宗所可比也卽昭公雖爲季氏所逐然季氏未嘗敢須言廢之也亦非中宗所可比也恭敬王雖出而依然王也昭公雖逐而猶然公也春秋據其實而稱之若中宗則降黜矣諸公不過因其後來復位而遂帝之是以成敗論人也亦有不以成敗論者宋元憲公以王莽十八年繫之孺子擬更始近人因祖其說以爲是十八年中每年當書曰帝在定安其議更奇而不知有必不可者旣以王莽之年屬孺子矣及更始立而又屬之更始是廢孺子者非王莽也乃元憲也立更始者非新市平林諸將也乃元憲也誤以爲春秋之旨而取前古之帝王

而操其廢立之權是大亂之道也此義不明故於夷羿篡夏少康始生而即以少康繫年謂削去羿浞之足快人意也康節皇極經世之說而不知史以紀實非其實者非史也今夫亂臣賊子乘時竊據天地之所無如何也春秋之旨能誅之不能削之惟據其實則可誅之若削之則是天地之所不能而書生能之無是理也曰然則當如何書曰吾惟從其實而書之耳中宗之廢也則書曰皇太后廢皇帝爲廬陵王於則天之稱制也則書曰皇太后自稱皇帝是後每年則書曰廬陵王居房州隱以寓翟泉乾侯之義而仍不泯其降封之實然後可以謂之信

史且中宗之爲人吾亦恨其不早死於房陵耳卽位之月垂頭束手爲其母后所廢是固唐之罪人矣廢錮房陵私與其妻盟誓許以復辟之後惟其所爲是眞罪人之尤矣五王之功誅鋤殆盡以至尸居帝位死於鴆毒是尤罪人之擢髮莫數者矣特以其見廢之時嗣統未久大臣亦莫知其愚謬至此者故惓惓爲之若果知之則狄仁傑王方慶朱敬則以及五王之徒亦必不擁護之其必相與竟立睿宗以安唐社睿宗雖中材然非中宗比也豈特此哉中宗之所爲如此卽非武后終當喪其天下大臣有如霍光之徒早當廢之相與竟立睿宗

以安唐社然則諸家於既廢之後未復之前從而帝之以自附于春秋之旨甚矣其昧也義門有曰嗣聖統元僅一月今自甲申以至甲辰凡二十年皆冠以嗣聖是采孫氏西齋之辨論而以無爲有者聖人脩春秋必不然此言是也然則由此推之其曰帝在房州固非即曰帝居房州亦非盖皆非其實也義門偶未之思耳

李克用論

李克用以蓋世材虎峙并汾而卒困於朱全忠論者皆咎其好勇輕戰近則以兵於河朔之三鎮而使汴人坐并中原遠則勞師以應鞭長不及之兗鄆而反與魏人為敵國誤用仁恭而失幽燕不善用存孝而失邢洺遂使日蹙百里幾於為雲州之逃虜聽虎狼之移唐祚豈不惜哉全子曰是固然已然克用有匡天下之心而乏經營天下之略故當其時有可乘之機者三而皆交臂而失之克用之初莫善於取河陽以遏伊洛伊洛唐之東都而汴人居其臥榻之旁者也伊洛通則東諸侯相

臂指而汴人之勢孤夫李罕之之據河陽張全義之據洛皆嘗歸克用矣克用何不以邊隅小鎮分給二人領之以飽其志而由上黨以至東都皆使親將屯重兵焉則太行以東呼吸響應而朱瑄兄弟時溥之徒皆不至爲汴所吞豈惟不爲所吞抑且足合從以困汴而使之不敢動計不出此卒使罕之輩自相噬而全忠收漁父之利是一失也其繼則莫如由河中以通邠寧河中克用所由以通朝貢之道而邠寧則三輔之捍也克用之於王珂爲甥舅其不宵奪其地明矣然珂之變法如麻一旦遇全忠而束手以降斯其人真庸才也克用欲保

全之則當善爲之計爲珂計卽所以自爲計也當克用破邪寧之日力請蘇文建赴鎭以見已無兼幷之志固自難能若以長慮言之則何不請於朝以麾下良將如李嗣昭周德威者留守其地內以衞京師外以捍河中相與爲率然首尾之勢將李茂貞輩安敢跋扈而全忠安得有劫遷之事亦不至以愛女一門陷仇人之手也卽令不取邪寧而嗣昭戍河中之師亦不當撤今以珂乳臭兒而漫然委之以國是聽其亾矣過此二者克用已有必不能抗全忠之勢然汴人雖累挫晉而其心猶畏晉故吾謂尚有一奇策可以出不意而挾朝廷者則

鳳翔之役也克用使諸將輕兵深入河中以攏茂貞然不足以退全忠之師者其地遠也太原之兵固不能越河中以趨鳳翔而其閒道可由慈隰以達鄜坊克用若以銳師濟河由鄜州銜枚巡出興平武功之間因合李茂勳之衆決戰城下岐人知有沙陀之援自必踴躍應之雖全忠亦將以爲從天而下其圍必解然後奉天子反京師傳檄天下進討全忠其時東有淄靑南有襄鄧皆不附汴者分道會集可一舉而振累敗之氣也而惜乎克用之所以勤王者非惟不足以紓難而且反至於受圍蓋用吾河陽之策則汴人不能肆其蠶食之毒用

吾河中之策則汴人雖大而兵不得西用吾鳳翔之策則汴人垂成之業可隳彼李匡威王鎔之徒嚴境內之備以禦之而已否則甘言重幣以縻之而已即劉仁恭之負恩亦姑置之而已何也天下之大勢所不在也吾旣扼天下之吭彼將何所往哉

楊文公論

眞廟一代名臣多矣乃以寇萊公之雄視一時獨惓惓欲引楊文公以共事予初謂文公乃詞章之士何以得此於萊公及反覆其遺事而後知文公之勁節鮮有其倫文公當日同翔館閣之間最受當宁寵眷而卒不登二府蓋其百折不回岸然自立故羣小竭力以排之也眞宗時之羣小莫如王欽若丁謂文公嘗與欽若同修册府元龜每至館中未嘗接席而坐欽若去朝百官皆以詩送文公獨無有欽若請之眞廟傳宣索詩而文公竟不作謂亦遣人求昏拒之甚峻可謂浩然之氣直養

無害者已故其大者如嘗草明肅后詔而力辭之曰如此富貴不願也其小者如草制偶遭毀壞之誚而即辭官蓋宋初詞臣前之如王學士元之同時如劉學士子儀皆以風節自見而文公尤爲錚錚乃若澶淵之役百寮震慴而萊公獨與文公飲博自如其所養有素矣朱子乃譏其溺於釋氏故當萊公被禍之時宜召文公至省便液汚地以爲未嘗聞道之戒是何其言之過歟文公之佞佛特其學術之疵而不害其風節至於便液汚地之說此當日小人謗之五鬼之惡不過貝錦椒蓮之禍不過渡海其視澶淵之危急爲何如也且以萊公之

倔強其可以得罪者多矣前此之風節何如謂其垂老而喪之百鍊之剛忽成繞指無是理也東坡謂人之所恃者氣正氣所恃非威武所能屈故因太白之不禮高力士而知其必見脇於永王且信其爲王佐之才可謂善論人者吾於文公亦云

陳同甫論

自同甫有義利雙行王霸雜用之論世之爲建安之徒者無不大聲排之吾以爲是尚未足以服同甫蓋如同甫之云是其學有未醇而尚不失爲漢以後人物孔明有王佐之才而學墮乎刑名家要之固漢時一人豪也若同甫則當其壯時原不過爲大言以動衆苟用之亦未必有成迨一擲不中而嗒焉若喪遂有不克自持之勢嗟乎同甫嘗上書時傲睨一官且有踰垣以拒曾覿之勇而其暮年對策遂阿光宗嫌忌重華之旨謂不徒以一月四朝爲京邑之美觀何其謬也蓋當其累困之

餘急求一售遂不惜詭遇而得之吾友長輿王敬所嘗語予以同甫之才氣何至以一大魁爲驚喜至於對弟感泣相約以命服其見先人於地下是蓋其暮氣已見之證豈有淺衷如此而力能成事者于應之曰同甫之將死自其對策已徵之矣不特此數語也故卽令同甫不死天子赫然用之必不能擀其言長洲何學士義門謂同甫之論多類唐之朱朴使其見用亦一朴耳可謂知言同甫論李贊皇之才以爲尚是積穀儆米把纜放船之人蓋尚有所未滿同甫之失正坐亟於求舂而不需穀亟於求涉而不需纜卒之米爲不得并其船而失之水必於同甫惜其初之疾呼納說以

爲其自處者有慊而又謂使其終不一遇不免有狼疾之歎可謂微而婉者也永嘉經制之學其出入於漢唐之間大略與同甫等然止齋進退出處之節則渺不可及矣即以爭過宮言之同甫不能無媿心可謂一龍而一蛇者矣吾故曰論學之疏不足以貶同甫也至若反面事二姓之方回亦深文以詆同甫謂其登第後以漁色死非命是則不可信者同甫雖可貶然未許出方回之口況摭流俗人之傳聞以周內之哉

明莊烈帝論

莊烈自言非亡國之君伏讀

世祖御製碑文亦云然而修史時

聖祖亦累言之是可以見愍亡之厚辨亡之公而莊烈益足以瞑目于重泉矣雖然莊烈之明察濟以憂勤其不可以謂之亡國之君固也而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則亦有不能辭亡國之咎者凡莊烈之召禍在內則退宦官而不終在外吝於議和伏讀

太宗實錄其與明議和之書不可指屈與督撫言之與鎮守太監言之又與帝書親言之又令朶顏三衞上疏

言之最後破濟南執德王即令王上疏言之而帝皆岸然不許其始欲我去大號

太宗亦降心從之不稱帝而稱汗且令明人製寶以給之是殆可以行矣而尚不可乃泥於龍虎將軍之稱欲仍以臣禮待我則勢所必不能者何其固也考之遼議和不過敵體曰南朝為兄耳今

太宗于國書之禮降明一格推以為中原一統之共主其視遼人為更謙亦思是時之　本朝其何所畏於明而求和乎明人於百戰百敗之後而負氣若此不量力若此是則自求滅亡之道也吾讀漢文帝與外藩書

語和而氣謙不難屈巳之尊以收保世滋大之益而宋
眞宗之謂曹利用也曰必不得已歲幣雖百萬亦可凡
以爲生靈也倘謂東方本屬國非漢宋之比夫使非屬
國何以降一等也莊烈藐視唐文皇其於二君何有乃
其究也爲梁末帝爲金哀宗悲夫且夫明之所以亡者
非以流賊也力屈於東是以禍發於西向使當日者東
方修睦得以專力于萑苻盧象昇洪承疇孫傳庭三人
者皆平賊之已有成效者也以之任□□則不足以之
西征有餘再假之數年而西方晏然李張之首梟矣計
不出此□□頻督撤西藩以赴之盧緣敗死洪則敗降

孫以敗斥熊羆之臣已盡府庫又竭卽令流寇不陷京師而　王師再至將何以應之亦必亡而已矣是非莊烈之過而誰歸也然且南渡通使高相國欲居尊稱而目我　朝爲可汗其亦迂而不達時務矣夫

或曰然則楊嗣昌陳新甲之議款是耶曰是又不然議款原非得已故在莊烈則可在楊陳則不可楊陳中樞也樞臣不能畢邊防而議款則將焉用彼樞況楊陳之議款也殺盧九台陷孫白谷以求成其謀則其罪通于天矣是又不可以槩論也

莊定山論

定山以行人歸不復出山瓊山閣學謂人曰率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此輩是也彼不讀祖訓乎蓋祖訓有不仕之刑也定山不得已而入京補官白沙聞之不喜寄以詩曰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託疾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卻能知有譏語焉又謂人曰定山豈以久病昏其出處耶平生大分豈令兒女輩制其可否其後梨洲黃氏謂定山二十年不出乃爲利害所怵定山殊不喜孤峯峭壁之人不知此處卻用得此種人也二先生之言高矣然則定山之仕竟爲晚節之玷乎全子

曰殆非也孝宗在位非不可仕之時定山非竟不欲仕之人必謂當以不仕爲高聖賢中庸之道不然也瓊山意在用之而褊心過甚故危言以怵之定山委蛇出山非必果畏不仕之刑敦迫既甚則亦一出以副君命可也當此之時雖聖人處此吾知其必出即或果無宦情一出而即還亦未始非兩全之道此義不明遂妄有夸不仕爲高者流弊不可不知也瓊山爲宰相不能容三原則豈能容定山其強人以必出正驅人以去已是則有愧于定山者矣

鮚埼亭集卷第二十九終